

桥



悄
吟

编 选 说 明

著名作家巴金主编的《文学丛刊》，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八年，先后出版十集，每集十六册。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

一百六十册《文学丛刊》中，收有当年我国文坛上不少优秀作家的主要作品，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现征得巴金同志同意，从中先行编选十册，以飨读者。







桥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

(1911——1942)

作者一九三六年摄于日本



目 录

小六.....	1
烦扰的一日.....	6
桥.....	12
夏夜.....	29
过夜.....	33
破落之街.....	40
访问.....	44
离去.....	52
索非亚的愁苦.....	56
蹲在洋车上.....	65
初冬.....	72
三个无聊人.....	76
手.....	81





小 六

“六啊，六……”

孩子顶着一块大锅盖，蹒跚跚跚大蜘蛛一样从楼梯爬下来，孩子头上的汗还不等揩抹，妈妈又唤喊了：

“六啊！……六啊……”

是小六搬家的日子。八月天，风静睡在树梢不动，蓝天好象碧蓝的湖水，一条云彩也不挂到湖上。楼顶闲荡无虑的在晒太阳。楼梯被石墙的阴影遮断了一半，和往日一样是预备午饭的时候。

“六啊……六，……小六……”

一切都和昨日一样，一切没有变动，太阳天空，墙外的树，树下的两只红毛鸡仍在啄食。小六家房盖穿着

洞了，有泥块打进水桶，阳光从窗子、门，从打开的房盖一起走进来，阳光逼走了小六家一切盆子桶子和人。

不到一个月，那家的楼房完全长起，红色瓦片盖住楼顶，有木匠在那里正装窗框。吃过午饭，泥水匠躺在长板条上睡觉，木匠也和大鱼似的找个有荫凉的地方睡。那一些拖长的腿，泥污的手脚，在长板条上可怕的偶然伸动两下。全个后院，全个午间，让他们的鼾声结着群。

虽然楼顶已盖好瓦片，但在小六娘觉得，只要那些人醒来，楼好象又高一点，好象天空又短了一块。那家的楼房玻璃快到窗框上去闪光，烟筒快要冒起烟来了。

同时小六家呢？爹爹提着床板一条一条去卖。并且蟋蟀吟鸣得利害，墙根草每棵藏着蟋蟀似的。爹爹回来，他的单衫不象夏夜那样染着汗。娘在有月的夜里，和旷野上老树一般一张叶子也没有，娘的灵魂里一颗眼泪也没有，娘没有灵魂了！

“自来火给我！小六她娘，小六她娘。”

“俺娘哪来的自来火，昨晚不是借的自来火点灯吗？”

爹爹骂起来：“懒老婆，要你也过日子，不要你也过日子。”

爹爹没有再骂，假如再骂小六就一定哭起来，她想爹爹又要打娘。

爹爹去卖西瓜，小六也跟着去。后海沿那一些闹嚷嚷的人，推车的，摇船的，肩布袋的……拉车的。爹爹切西瓜，小六拾着从他们嘴上流下来的瓜子。后来爹爹又提着篮子卖油条包子。娘在墙根砍着树枝。小六到后山去拾落叶。

孩子夜间说的睡话多起来，爹和娘也嚷着：

“别挤我呀！往那面一点，我腿疼。”

“六啊！六啊，你爹死到哪个地方去啦？”

女人和患病的猪一般在露天样的房子哼哽的说话。

“快搬，快搬……告诉早搬，你不早搬，你不早搬，打碎你的盆，瞒——谁？”

大块的土敏土翻滚着沉落。那个人嚷着一些什么女人听不清了！女人坐在灰尘中好象让她坐在着火的烟中，眼睛快要流泪，喉头麻麻辣辣，好象她幼年时候夜里的恶梦，好象她幼年时候爬山滚落了。

“六啊！六啊！”

孩子在她身边站着：

“娘，俺在这。”

“六啊！六啊！”

“娘，俺在这。俺不是在这吗？”

那女人，孩子拉到她的手，她才看见。若不触到她，她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那一些盆子桶子，罗列在门前。她家象是着了火，或是无缘的，想也想不到的闯进一些鬼魔去。

“把六挤掉地下去了。一条被你自己盖着。”

一家三人腰疼腿疼，然而不能吃饱穿暖。

妈妈出去做女仆，小六也去，她是妈妈的小仆人。妈妈为人家烧饭，小六提着壶去打水。柏油路上飞着雨丝，那是秋雨了。小六戴着爹爹的大毡帽，提着壶，壶在雨中穿过横道。

那夜小六和娘一起哭着回来。爹说：

“哭死……死就痛快的死。”

房东又来赶他们搬家，说这间厨房已经租出去了。后院亭子间盖起楼房来了！前院厨房又租出去，蟋蟀夜夜吟鸣，小六全家在蟋蟀吟鸣里向着天外的白月坐着。尤其是娘，她呆人一样，朽木一样。她说：

“往哪里搬？我本打算一个月三元钱能租个板房！……你看……那家算掉我……”

夜夜那女人不睡觉。肩上披着一张单布坐着。搬到什么地方去？搬到海里去？

搬家把女人逼得疯子似的，眼睛每天红着。她家吵架，全院人都去看热闹。

“我不活……啦……你打死我……打死我……”

小六惶惑着，比妈妈的哭声更大，那孩子跑到同院

人家去唤喊：

“打俺娘……爹打俺娘……”有时候他竟向大街去喊。同院人来了！但是无法分开，他们象两条狗打仗似的。小六用拳头在爹的脊背上挥两下，但是又停下来哭，那孩子好象有火烧着他一般，暴跳起来。打仗停下了的时候，那也正同狗一样，爹爹在墙根这面呼喘，妈妈在墙根那面呼喘。

“你打俺娘，你……你要打死她！打死她。俺娘……俺娘……”爹和娘静下来，小六还没有静下来。滔荡着那孩子的哭。

有时夜里打起来，床板翻倒，同院别人家的孩子渐渐害怕起来，说小六她娘疯了！有的说她着了妖魔。因为每次打仗都是哭得昏过去才停止。

“小六跳海了……小六跳海了……”

院中人都出来看小六。那女人抱着孩子去跳湾（湾即路旁之臭泥沼），而不是去跳海。她向石墙疯狂的跌撞，湿得全身打颤的小六又是哭，女人号啕到半夜。同院人家的孩子更害怕起来，说是小六也疯了。娘停止号啕时，才听到蟋蟀在墙根鸣。娘就穿着湿裤子睡。

白月夜夜照在人间，安息了！人人都安息了！可是太阳一出来时，小六家又得搬家。搬向哪里去呢？说不定娘要跳海，又要先把小六推下海去。

烦扰的一日

他在祈祷，他好象是向天祈祷。

正是跪在栏杆那儿，冰冷的，石块砌成的人行道。然而他没有鞋子，并且他用裸露的膝头去接触一些冬天的石块。我还没有走近他，我的心已经为愤恨而烧红，而快要胀裂了！我咬我的嘴唇，毕竟我还没有押起眼睛来走过他。

他是那样年老而昏聩，眼睛象是已腐烂过。街风是锐利的，他的手已经被吹得和一个死物样。可是风，仍然是锐利的。我走近他，但不能听清他祈祷的文句，只是喃喃着。

一个俄国老妇，她说的不是俄语，大概是犹太人，

把一张小票子放到老人的手里，同时他仍然喃喃着，好象是向天祈祷。

我带着我重得和石头似的心走回屋中，把积下的旧报纸取出来，放到老人的面前，为的是他可以卖几个钱；但是当我已经把报纸放好的时候，我心起了一个剧变，我认为我是再庸俗没有的人了！仿佛我是作了一件蠢事般地。于是我摸衣袋，我思考家中存钱的盒子，可是连半角钱的票子都不能够寻思得到。老人是过于笨拙了！怕是他不晓得怎样去卖旧报纸。

我走向邻居家去，她的小孩子在床上玩着，她常常是没有心思向我讲一些话。我坐下来把我带去的小包袱打开，预备裁一件衣服。可是今天雪琦说话了：

“于妈还不来，那么我的孩子，会使我没有希望。你看！我是什么事没有作，外国语不能读，而且我连读报的趣味都没有呀！”

“我想你还是另寻一个老妈子好啦！”

“我也这样想，不过实际是困难的。”

她从生了孩子以来，那是五个月，她沉下苦恼的陷阱去。唇部不似以前有颜色，脸儿皱缩。

为着我到她家去替她看小孩，她走了，和猫一样蹑手蹑足的下楼去了。

小孩子自己在床上玩得厌了，几次想要哭闹，我忙